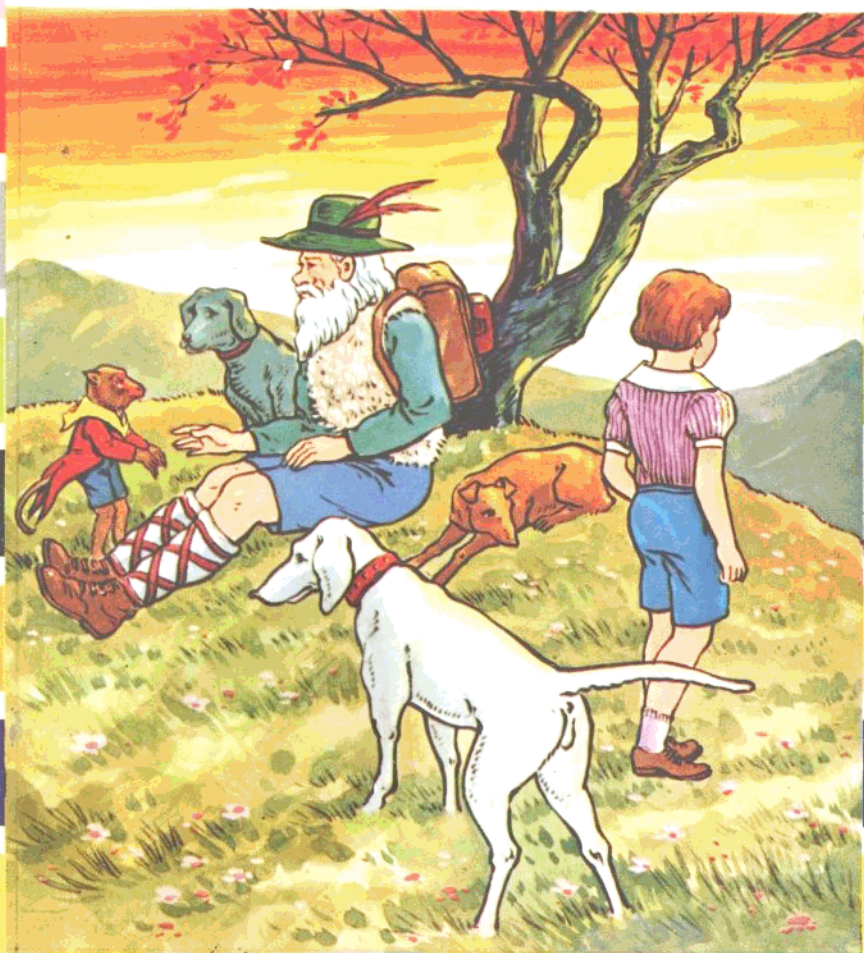


苦^ク兒^ニ努^ロ力^カ記^キ



小朋友百科全書

大眾書局發行·全省各大書局有售

特色

4

- ①家長難以解答的問題
- ②本書都有詳細的說明
- ③為優良兒童必備讀物
- ④滿足富有求知慾良書

科學圖書館

- ①動物篇
- ③昆蟲篇
- ⑤恐龍篇
- ⑦食物篇
- ⑨宇宙篇

- ②植物篇
- ④交通篇
- ⑥公害篇
- ⑧能源篇
- ⑩聲光篇

自然圖書館

- ①身體的秘密
- ②自然的秘密
- ③植物的秘密
- ④地球的秘密
- ⑤動物的秘密
- ⑥化石的秘密
- ⑦宇宙的秘密
- ⑧海的秘密
- ⑨鳥的秘密
- ⑩天氣的秘密



彩色插圖／100磅道林紙印／特價每冊

本集利用輕鬆的漫畫和易於理解的說明，啟發學童對科學的興趣，是引導兒童親近科學的入門書。本集完全由兒童在日常生活中發現問題，提出疑問而予以解答的方式編成，其內容包括和我們目前的日常生活中最為密切的公害能源，聲和光等問題，為兒童培養理科能力的良書；本書不但有益於兒童，成年人亦值得一看。

苦兒努力記 目次

一、故事的開始	一
二、災難的開始	二
三、陌生人	四
四、驚人的消息	七
五、可憐的孩子	九
六、白鬍子老頭	一一
七、把戲班子	一四
八、決定了命運	一八
九、路上	二二
一〇、學藝	二五
一一、初次表演的好成績	二八
一二、演出和學習	三二

一三、災禍	三四
一四、監禁二個月	三七
一五、因禍得福	四一
一六、在船上	四四
一七、我的第一個朋友	四八
一八、出獄了	五一
一九、再上陣途	五三
二〇、雪和狼	五六
二一、疏忽的罪過	五九
二二、失去了伙伴	六四
二三、小寶貝	六七
二四、小寶貝死了	七〇

二五、	將來的計劃	七五
二六、	到達巴黎	七八
二七、	把戲師父凱羅福里	八二
二八、	生死邊緣	八七
二九、	麗絲的溫情	九三
三〇、	師父的生世	九八
三一、	不測的風雨	一〇三
三二、	全家分散了	一〇六
三三、	各奔前程	一〇九
三四、	再流浪	一一三
三五、	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一一八
三六、	一次大成功	一二〇
三七、	王子的母牛	一二三
三八、	阿列西在瓦爾斯煤礦	一二五

三九、	做臨時礦夫	一二八
四〇、	我被生埋了	一三一
四一、	礦袋中的生命	一三五
四二、	危難中的危難	一三九
四三、	人間地獄	一四三
四四、	求生之望	一四八
四五、	我們得救了	一五一
四六、	再前進吧	一五五
四七、	王子的母牛帶來麻煩	一六一
四八、	巴貝蘭媽媽	一六五
四九、	驚人的消息	一七一
五〇、	重見麗絲	一七四
五一、	再回巴黎	一七九
五二、	到倫敦去	一八八

五三、德里斯哥一家	一九三
五四、這是我的家庭嗎	一九八
五五、馬沙也懷疑	二〇一
五六、卡比也做賊了	二〇五
五七、疑心最是痛苦	二〇九
五八、一個轉機	二一三
五九、包勃	二一七
六〇、不白之冤	二二〇
六一、逃獄	二二五
六二、追踪天鵝號	二二九
六三、回到了我的家庭	二三二
六四、追念我的流浪童年	二三七

一、故事的開始

我是一個鄉下的孩子，家中只有母親和我二人，生活是非常貧窮的。可是我的生活仍然是無憂無慮的，安祥可愛的；並沒有因貧苦而失去快樂。但不幸尚在後面呢。

這是在我八歲以前，我一直以為我跟別的孩子一樣有親生的母親；因為每當我哭的時候，就有一個婦人把我溫柔地抱在她的懷裏。她對我說話的態度，她朝着我看的神情，她對我的撫愛，她責備我時那種溫柔的聲調，都不能使我懷疑她不是我的親生母親。

我又怎能曉得這並不是我的親生母親，而只是撫養我的人呢？經過的情形是這樣：

我的故鄉，說得正確些，就是我在這裏長大的村子，叫做沙凡農，它是法國中部那些最貧窮的鄉村當中的一個。

我的母親不是一個寡婦，不過，自從我能够觀看和懂得周圍的事物的時候起，父親一次也沒有回家來過。祇有時他有些個朋友，從巴黎回鄉到沙凡農村子裏來，他就托他們帶一些錢和信息回來。

這年十一月裏，有一天傍晚的時候，一個陌生的男人站在我們家的柵欄外面說：「巴貝

蘭大媽，我帶來了一些巴黎的口信。」他說話口吻和通常帶信來的人不同，很急迫，而且也不是先說帶一些錢。

「啊！老天爺！」母親交互握緊了雙手，大聲說：「耶魯姆出了什麼事情了！」

「是的，但是你用不到太驚慌；你的丈夫祇是受了些傷，情況就是這樣，他並沒有死。不過，他可能會變成殘廢，現在他躺在巴黎的醫院裏面，我臨回家鄉來的時候，他要我順便把這件事情告訴你。」

巴貝蘭媽媽請這個人留下來吃晚飯。他一邊吃，一邊對我們述說那件意外禍事是怎樣發生的；耶魯姆巴貝蘭的半邊身子是讓倒下來木架壓傷了，但是後來有人證明，在這個時候他不須要站在這個出事地方的，因此包工頭就一點錢也不肯賠給他。

「我已經建議他找包工頭打官司，」他又說。

「打官司，這要花好多錢呀。」媽媽說。

「是得化些錢，不過要是打贏了，那就好啦！」陌生人說着，他用完晚餐就走了。

二、災難的開始

一天隨着一天過去，一個星期跟着一個星期過去，耶魯姆不時地來信要家裏寄錢去，最後來的一封信，要錢要得比前幾封信更急。信上說：要是家裏沒有錢，那就賣掉母牛湊錢給他。

凡是跟鄉下人一起在鄉間住過的人，都知道「賣掉母牛」這件事裏，面包含了怎樣的災難和不幸。

巴貝蘭媽媽和我，我們跟母牛露賽德相處得多好啊！它不單單供給我們奶吃，而且還是我們的同伴，我們的朋友，我們跟它說話，它懂得，它喜歡我們生活一起。

第二天，一個牛販子到我們家來了，他仔細地打量着露賽德，一邊不停地摸它，一邊不高興地搖着頭，一遍又一遍地說這條牛的缺點，完全不中他的意，到了最後，他才說看在巴貝蘭媽媽的面上，他願意把它買下來。

從此，我們沒有牛奶喝，也沒有奶油吃了。早上，僅是一片乾麵包。晚上，吃的是鹽煮馬鈴薯。

露賽德賣掉後祇有幾天，就是狂歡節了。去年今天，過節多麼快樂啊！巴貝蘭媽媽做了許多煎餅和果餡煎餅，讓我大吃了一頓。

今年呢，錢沒有了，露賽德沒有了，節也過不成了。

雖然她不喜歡借債，可是巴貝蘭媽媽今天却讓我吃了一驚；她向我們的一個女鄰居要來了一杯牛奶，又向另一個女鄰居要來了一塊奶油。我回到家裏，巴貝蘭媽媽從牆上拿下了鍋子，用刀尖挑了一小塊核桃一樣大的奶油，放在鍋子裏，奶油融化開了，在鍋裏發出吱吱的聲音。

這種奶油融化的吱吱聲，聽起來真是令人愉快的音樂。這時，我正專心在聽這快樂音樂的時候，院子裏好像起了一陣腳步聲。

一根棍子敲了敲門檻，接着門猛然打開了。

一個陌生男人走了進來，屋裏爐火光照映着他，我看清楚了；他是穿着一件白色的衣服，手裏拿着一根粗棍子，表情很不愉快的人。

三、陌生人

「在過節嗎？不要拘束，」陌生人他用一種嚴厲又自大的口氣說。

「啊！老天爺！」媽媽聽到那語聲，趕快把鍋子放到地上，叫起來，「是你，耶魯姆？」

「她對我說。」

然後，巴貝蘭媽媽拉住我的胳膊，把我推到那陌生人面前。「路美！他就是你的爸爸，我想走到父親跟前去擁抱他，但是他却用棍子阻止了我。」

「這是哪一個？」這陌生的人問。

「這是路美呀！」

「你不是對我說過……」陌生人皺起眉頭，說了半句話就停了。

他朝我走近了幾步，舉起棍子，我不自覺地朝後退了。我做了什麼事嗎？為什麼我要挨打呢？我要去擁抱他，為什麼他反而要這樣對待我呢？

「我看到你們在過節，」他說。「這倒是不錯，正好我餓壞了，但是不要僅僅祇拿煎餅給一個走了八九十里路的人吃。」

「除了這個，我什麼也沒有。我們沒想到你會來。」媽媽不安地說。

他向四面望了一下，指着杯子說：「那不是奶油。」他抬起頭來，對天花板上本來挂豬肉的地方看。但是好久好久了，挂豬肉的鈎子就是空空的，這時標上只挂了幾個大蒜頭和洋

蔥頭。

「收起你的煎餅，」他說；「來炒洋蔥吧，這就可以做一隻好湯吃。」

我不敢離開那根棍子指給我待的地方，我靠着桌子望着他。這陌生人年紀和媽媽相近，約有五十歲上下，面貌很凶，神色嚴厲；因為他受了傷，所以頭顱向右邊歪着，這種畸形的樣子更叫我看了害怕。

「你別像木頭一樣待在這兒，」他兇狠地向我說，「把盆子放在桌上。」

我趕快照着他的吩咐去做。湯燒好了。巴貝蘭媽媽把湯盛在盆子裏。於是他離開了火爐，坐到桌前開始吃起來，他不時地停止喝湯，朝我望着。我害怕極了，也不安極了，連晚飯也吃不下去了。

「你不餓嗎，」陌生人看我不想吃吃的樣子，對我說，「趕快去睡覺，可要一上床就睡着。」

巴貝蘭媽媽朝我使一個眼色，意思是要我聽話，就去睡。這個眼色是實在多餘的。我已趕緊脫掉衣服，爬上了床，不過說到睡着，躺下就睡着可是件難事。「這個人是我的爸爸！那他為什麼待我這樣凶呢？」我把面孔緊貼着牆壁，盡力想照他吩咐我的趕快睡着，但是辦

不到；一點也睡不著。我雖然動也不動地睡了，可是從來沒有感覺到現在這樣清醒過。

四、驚人的消息

一會兒，耶魯姆吃完晚餐，巴貝蘭媽媽收拾好了，他們坐下來。

「路美睡了，」媽媽對他說；「他一躺下就會立刻睡着，這已成了習慣了；你說吧，不用擔心孩子聽見。你的官司打得怎麼樣啦？」

「打輸了！法院的判決，說站在木架下面是我的錯，包工頭一點責任也不用負。」

說到這兒，耶魯姆朝桌子捶了一拳頭，就咒罵起來了，一句有道理的話都不說。

「官司打輸了，」他過了一會又說。「錢沒有了，人也殘廢了，真倒霉！可是，倒好像

這還不夠，回到家來偏偏又看到這個小東西。你為什麼不照我說過的那樣去做？」

「因為我不能夠那樣做。」巴貝蘭媽媽說。

「你不能够把他送到孤兒院去？」耶魯姆問。

「我用我自己的奶親自把路美餵大，我這樣愛他，怎麼能忍心這樣地把他送掉呢！」

「他並不是你生的孩子。他幾歲了？八歲？那好，現在他八歲了，他要去的那個地方是

他早就應該去的，對孩子來說這當然不大舒服，可是對他只有這條路好走。」

「啊！耶魯姆，你別這樣做。」

「我不這樣做！誰不准我這樣做？你以為我們能夠把他留下來嗎？現在用什麼來養活他，養活你，養活我呢？我們一個錢也沒有。牛也賣了。我們連自己都沒有吃的，難道還應該養活一個別的孩子不成？」耶魯姆氣怒地大聲說。

「當然，他是拾來的孩子，可是這多年的養育，和自己的一樣了。」

「他不是我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他更不是一個農人的孩子。吃飯的時候我看過他，他又弱又瘦，一雙胳膊不像胳膊，一雙腿也不像腿。」耶魯姆大聲說。

「要是他的父母來找他，那時候你怎麼辦呢？」

「他的父母！他有父母嗎？要是他父母要來找他的話，八年來，早就可以把他找到了。我真太傻了，居然以為他有父母，以為他們總有一天會來領他，而且，因為我們辛辛苦苦地把他養大，一定會給我們一筆錢。好，他們如果來找，就叫他們上孤兒院去找。夠了，不要再多說啦。我就把他帶到村長那兒去。……我到村裏聊天去了。」

屋門打開又關上，他走出去了。於是我一翻身坐起來，叫着巴貝蘭媽媽。她跑到我的

床邊，溫柔地抱住我。

五、可憐的孩子

「路美，你沒有睡着嗎？剛才耶魯姆說的話你都聽見了！」

「是的，你不是我的媽媽；這陌生人也不是我的爸爸。」

「也許我早就應該把這件事告訴你，」她說；「但是你是我養大，和我生活一處，真像我親生的孩子，所以我不能無緣無故地對你說這些事；『我不是你的親生媽媽！』可憐的孩子，你剛才聽到了，你的親父母我們不知道是誰。究竟活着呢，還是已經去世了？我們還不知道。在巴黎，七年前有一天早晨，耶魯姆去上工，他走過普拿依路，聽到一個小孩的哭聲。哭聲好像是從一家大門口臺階上發出來的。那是二月裏，天剛剛有點亮。耶魯姆走過去，看見一個嬰孩睡在大門口。當時耶魯姆非常為難，後來又走來了幾個工人，大家決定把孩子送到警察局去。孩子不停地哭。這男孩挺好看，大約有五六個月，皮膚是粉紅色的，又肥又胖，真漂亮。他裹着的小被和衣服都很考究，清清楚楚地說明了他的父母是很有錢的。」

警察局長說如果在場的人當中沒有人肯收養的話，他就要把他送到孤兒院去。他又解釋

說：「這個孩子養起來並不費事，孩子的父母一定會找他，要是找到了，准會酬謝小心撫養他的人。」耶魯姆聽了，就說願意把這個孩子收養下來，警察局長就把孩子仍交給了他，那就是你。那時候我自己正有一個孩子和你一樣大，同時銀兩個孩子的奶，對我並不怎樣費事。所以，我也就成了你的媽媽了。」

「啊！媽媽。」我對自己的生世驚住了。

「過了不久，我自己的孩子死了，因此我更加愛護你。我完全把你當我自己的孩子。不幸的是耶魯姆却不這麼想，三年以後，你的父母還沒有來找你，至少是你的父母沒有找到你，他就想把你送到孤兒院去。你剛才已經聽見了，我是不肯依從他的。」

「啊，不要把我送到孤兒院去，」我抱住了巴貝蘭媽媽叫起來；「巴貝蘭媽媽，我求求你！」

「不會的，我的孩子，你不會去的。我會把事情安排妥當。耶魯姆不是一個壞人，你將來會知道的；他因為遇到不幸的事情，害怕沒有飯吃，才使得他變成了這個樣子。」

耶魯姆、巴貝蘭想把我送到孤兒院去；不知道巴貝蘭媽媽能不能夠阻止他這樣做？巴貝蘭媽媽安慰我，替我蓋好被子，才離開。可是我仍是害怕，我想我親生父母的樣子，我想到

可怕的耶魯姆，我又想到我親愛的巴貝蘭媽媽。

六、白鬍子老頭

第二天，整個上午耶魯姆·巴貝蘭一句話也不對我說。我以為他已經不打算把我送到孤兒院去了。巴貝蘭媽媽一定對他說好了，她已經使耶魯姆決定了把我留下來。可是，在下午的時候，巴貝蘭叫我戴上帽子跟他走。我大吃一驚，眼睛朝巴貝蘭媽媽望，想請求她幫助我。她偷偷地對我做了一個暗示，意思是不用害怕，叫我儘管放心跟去好了。

於是，我不再說什麼，跟在巴貝蘭後面出去了。

我們在村子裏一家咖啡店的門前經過，咖啡店主人站在門口叫住了耶魯姆·巴貝蘭，又請我們進去。我感到鬆了一口氣；在我看來，咖啡店不會是一個對我有危險的地方。

在咖啡店中我坐在火爐旁邊，靜靜向四周張望。

坐在我的對面一個角落裏，有一個白鬍子老頭，他穿了一身我從來沒有看見過的古怪衣服。他的長頭髮披到了肩膀上，頭上戴着一頂插有綠和紅羽毛的灰氈帽。身上緊緊地套了一塊羊皮。這塊羊皮沒有袖子，在兩邊肩膀那兒開的兩個洞裏，伸出兩條套着絲絨衣袖的胳膊。

，這件絲絨衣從前新的時候是藍顏色，現在顏色已褪得分不出了。他裹着一副羊毛的裹腿，很長，一直包到了膝蓋那兒，裹腿上面扎着些紅帶子，交叉地在小腿上繞了好幾道。在他的身邊有三隻狗，都躲在他的椅子下面，一動也不動地擠在一堆取暖，它們是一隻白獅子狗，一隻黑獅子狗，還有一隻是灰色但模樣又狡猾又馴善的小母狗。那隻白獅子狗頭上戴了一頂舊的警察帽，用一根皮帶扣牢在下巴底下。我又吃驚又好奇地望着這個老頭的時候；耶魯姆·巴貝蘭和咖啡店主人低聲談起話來，隱約地我聽得出他們是在談我。

巴貝蘭說他到村子裏來，是想把我領到村長那兒去，轉請村長要求孤兒院按月付給他一筆錢，好把我留養下來。這就是巴貝蘭媽媽能夠勸她的丈夫耶魯姆做到的事情。立刻我明白了，祇要我留在耶魯姆身邊對他有好處的話，那我就一點也不用擔心的。

那個白鬍子老頭，樣子好像並不在聽他二人的說話，但是他實際上是聽見了他們在說些什麼了；他突然用右手指着我，對耶魯姆巴貝蘭說：

「給你添麻煩的就是這個孩子嗎？」他用一種奇特的口音說。「我也許有一個辦法可以使你擺脫掉這個麻煩，甚至使你還能夠得着一些好處。」

「假如你告訴我這個真是好辦法，我就請你喝一杯。」耶魯姆熱切地說。